

·科技界声音·

通过研究从数据科学到电脑到智脑的演化,也许能从无数据到大数据建立人脑图谱,在移动计算和现有的大数据当中尝试“创造大脑”,创造一个部分的功能或者仿真一个功能,使电脑向智脑转换。

——中国科学院院士、
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 怀进鹏
中国新闻网 [2014-10-26]



图片来源:《中国科学报》

我于2003年有幸入选“百人计划”。回首这十多年的科研历程,我深切地感到,“百人计划”是我的科学人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。十几年来,生物物理研究所通过人才引进,成功的实现了科研队伍的代际转移。可以说,没有“百人计划”,就没有生物物理研究所今天的群星闪耀和稳步发展。

——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
徐涛
《中国科学报》[2014-10-24]

在当前的医学前沿领域,我国有几个人占有一席之地?有几项研究成果是世界性的?我认为做科学研究,更多靠智慧,而不是靠条件。比如我国医学专家发现沙眼衣原体、探索出大面积烧伤救治、断手再植、发现青蒿素等都是世界级贡献。这些研究大部分都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。

——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中国医学科学院
院长 曹雪涛
《成都日报》[2014-10-26]

你不能只去研究那些大家认为你应该研究的领域。在科学界,几百年以来,那些最有创意的人都是破坏了我们之前知识结构的人,他们改变了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。你要有开创性的想法,要有勇气接受不同的事物,做不同的研究,要敢于对自己说:我想做出开创性的成果,

我要做吃螃蟹的第一人。

——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、
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神经退化
疾病研究所所长 Stanley Prusiner
《中国青年报》[2014-10-25]

国外申请课题很容易,但科学家会用绝大部分精力保证科研任务的完成,而国内很多时候恰恰相反,申请课题很费劲,但结题时往往草草了事。要改变这种状况,必须让科研“去权威化”“去行政化”,把科研的主导权真正交给科研人员,交给科研机构。

——北京科技大学东凌经济管理学院
教授 刘澄
《中国科学报》[2014-10-22]

科学具有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的特征或精神气质。尽管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,在某些国家和地区,在某些科学家身上,不乏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例子,但是总的来说,科学毕竟是国际主义的或世界主义的。

——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
李醒民
《中国科学报》[2014-10-24]

一个城市,信用体系建立不起来,就谈不上智慧建设。中国建设智慧城市发展方向是实现基于数据分析为基础的科学决策。智慧城市建设是一项长期、艰巨的任务,我们还刚刚起步,还需不懈努力,科学决策问题。

——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地下管线专业
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江贻芳
《中国科学报》[2014-10-24]

人的头脑不是填满知识的容器,而是待被点燃的火种。教育一开始只有“博”,才能让学生发现所长,一旦发现且开发了,就成功了。这是一个人的发展机遇,任何教育都不能剥夺。难道做科学就是搞公式推理吗?事实上,我的灵感都是靠艺术启发的。

——中国科学院院士、英国诺丁汉大学
校长 杨福家
《解放日报》[2014-10-23]

要想成为国际一流的研究所,必须具备3个条件:第一,持续出一流成果,引

起国际同行注意;第二,多数研究组长具备国际声誉;第三,也是最难的一个条件,要出现开创性的人物,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师级的人物,我们若能培养出像这样的领袖人物,就是真正成功了。

——中国科学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
所长 蒲慕明
《解放日报》[2014-10-23]

早上走到老中关村的东口处,仰望着庄严的学术会堂,仰望着牛顿和爱因斯坦这两位世界科学伟人的雕像,想起了钱玄同先生当年给其子钱三强“从牛到爱”的题字。一代一代科学家开拓与创造了中国科学院的科学事业,而缅怀前贤的最好纪念,就是从他们的肩上接下这份历史担当。

——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
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樊洪业
《中国科学报》[2014-10-23]

我绝不是天分高的人。我很早就认识到我的能力很有限,所以就集中我所有的能力做一件事,就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事。

——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、
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丁肇中
《中国青年报》[2014-10-21]



图片来源:《中国科学报》

对于一个科学家而言,影响力可以在神经科学领域,可以在生命科学界,可以在中国的教育科研体制内,也可以是对世界的影响力,各自有不同的范畴。比较理想的情况是,你在某个地方所做的事情,影响力会扩展波及其他地方。比如我们在清华闯出一条科教改革的路子,不光是让清华受益,而且能够让其他学校借鉴。这样一来,影响力就扩大了。

——清华大学医学院常务副院长 鲁白
《中国科学报》[2014-10-24]
(编辑 石萌萌)